

顾廷龙先生二三事

王大家

今年是顾廷龙先生120周年诞辰。近日翻阅日篋,看到《顾廷龙年谱》有笔者和顾老交往记载,引起了我的怀念之情。

我有缘结识顾老是张可师母(王元化先生的夫人)引荐。1987年的一天,她带我去淮海中路1751号顾寓拜访,求顾老篆书墨宝。记得那天言谈间,顾老对张可说,苏州张家和顾家是亲戚,众所周知,张可伯祖父、祖父张一麀与张一鹏昆仲是民国风云人物,顾老与侄子顾颉刚出身“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皆吴中世家望族。张可显然不了解这层关系,诧异地问:“什么亲戚关系?”顾老却不回答,转身去另一房间查阅家谱资料,但半天未寻着结果,所以到底何种亲戚或姻亲关系,不得而知。未几,我收到顾老寄来墨宝“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导真知启后人”,跋语用楷体,东原集句用篆体书写,浑厚拙朴,遒劲挺健,笔笔挥洒自如,字字端庄凝重。于是,登门道谢后,常常去,顾老有信函致王元化就嘱我转递,慢慢熟稔。

彼时,顾老另一位苏州亲戚贝聿昭女士,是建筑师贝聿铭堂姐、吴湖帆女弟子,知晓我常去顾老家,就托我将其倾毕生心血所绘《枫林秋色图》《崑山行口图》两幅力作送请顾老题跋。交给顾老半年有余,一直未题,她还嘱我催过几次。转眼到了冬季,顾老要去北京,儿子诵芬处过年,她恐画作闪失,要我去取回,待顾老回沪后再送去。我去取画时,顾老笑言道:“她是怕我有个三长两短。”时年顾老八十有八。过了多年,在贝聿昭遗作展上,重见这两幅经我手的画作,前者顾老题云:“初阳红映醉颜酡,云散群峰挽翠螺。漫道西风吹落莫,满林霜叶比花多。 聿昭大姊工画之名,早著吴门,近年始得与伉俪相过从,获观大作,偶成俚句,即乞教正。”“伉俪”指贝聿昭和她先生许士骐俱是画家。许氏是陶行知挚友,曾在陶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任教,后应徐悲鸿之邀,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后者云:“云岫烟峦腕底飞,吴门六法自神奇。画坛谁是传衣者,重见金闺管仲姬。 聿昭姻长,为吴湖帆内始丈及门之第一人,笔意墨韵,深得丈之法乳。近承出示所作,景观再三,率题绝句,以志钦佩。”顾老题字素来爽快,贝老画作题诗,虽拖延一段时日,但最后还是满足了她的心愿。



顾老的书法是一座丰碑。他甲骨文、钟鼎文、行书、隶书、草书、篆书无所不精,榜书、小楷尤见功力。顾老题签的书籍封面书名无数,曾由诵芬兄等编《顾廷龙书题留影》。改革开放后沪上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却只有一幢楼宇由顾老题字——机缘巧合,我负责筹建徐家汇广场的社科中心,酝酿大厦题字时,据理力争,请顾老题写,主要以望望与学术考虑,终获赞同。如今,“汇嘉大厦”四个大字成为顾老在上海众多建筑物上的唯一题字。

生态细节

杨继仁

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似乎还没有停的迹象,汽车必须要在雨中经过独库公路北段,目标是乌鲁木齐。一路上就像在大雾中行驶,能见度很低。公路弯道接二连三,并且时有堵车现象发生。我们跟随一辆小中巴,见它不停闪烁双跳灯,我们也停了下来。眼前这幅趣味盎然的图像,尽管影影绰绰,依然可以辨认:左边一匹驼峰骆驼不紧不慢地等待在有黄黑相间斜线条的立面标识前,像彬彬有礼的绅士;远处是骆驼主人的剪影,悠然自得地随着这匹骆驼等待;右边也有一匹驼峰骆驼,应该是在之前路况存在可行性时段的情况下溜过了公路,还自顾自地朝前走着。

不久,骆驼、人有序地通过公路,我们重新启动,向他们、它们行起了注目礼。

在新疆旅游,多次看到这样人畜长期相处形成的默契,有时甚至没人看管,横穿马路的牛羊和马匹都能安全通过。这些一路上的生态细节,同美丽的风光景色一样可人,令我感动。



金秋调色板

吴雨田 摄

七夕会

入夏后,崇明乡村随处可见一片青纱帐,随风摇曳招展。外地来客或以为是青玉米,或以为是竹林,还有的只当是高粱未红时。其实非也,是岛上土特产——芦稷,上海人称甜芦粟。

查《崇明县志·物产》,可知芦稷之在崇明,已有五百余年栽培史。还多对芦稷的赞语:“童稚喜食,谚云甘蔗老头甜,芦稷到梢甜”“汁同甘蔗”“汁甘如蔗,邑产最美”。崇明芦稷品种繁多,有青壳、黄壳、红穗、黑穗、小穗、糖稷、甘蔗芦稷等。芦稷并非崇明独有,沪郊、江南、苏北,及两湖等地也有少些种植,然向以崇明的为上乘。笔者往昔因公因私离岛时,做有心人品味,普遍感觉汁少味淡,不如崇

人到朽迈之年,常有萎靡慵懒之感,一不小心,把自己很丝滑地变成了直立行走的蛋白质。换句话说,就是“老了,活着没劲”。可是昨天,有个成天犯春困一样懒散的“老帮菜”,被别人的青春撞了一下脑。这次轻微的击打,对他的暮气沉沉是一种拯救:自觉在年龄上倒退三步,神清气朗了,腰板挺直了,自信陡增了。

这青春,来自一对同事身份的俊男靓女,地点:浦东某小学,一(2)班教室。两个年轻人安静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侃侃而谈。话语温润,像琼浆玉液一点一滴流淌出来,滋养着他干涸的心灵。久违的欢愉和欣喜掠过心头,在帮助他战胜霜发满头带来的颓唐和沮丧。

十年前,退休的他开始沪漂,身体很好,好得每天足以睡七八觉,夜里醒三四次,午休醒三四次——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枕着黄浦江的涛声,瞪着雪白的天花板抒发乡愁。其实家乡合肥也不算远,400公里出头而已,他才懒得怀这么近的乡呢。他只是希望每天都有黑甜的深睡眠,然而深睡眠可爱不可及。

拯救

张小帆

十年间,女儿女婿带来了两只可爱的小动物。兄弟俩相差三岁多一点,2015年1月的哥哥肥白,午马眯着眼睛,不声不响;2017年3月的弟弟精瘦,西鸡眼睛半睁,宝相庄严。奇怪的是,都是相逢,第一次做外公和第二次做外公却有着不同的感受。老大降生时,他有人生一路高歌猛进的荣耀感:从父亲变成了外公,“提拔”如愿以偿,新晋的角色设定,像爆浆的果实,异常甜蜜。两年后“二外”到来之际,他发现自己和老伴经常挂在嘴上的“累点无所谓”却是口不对心……

老伴打了个哈欠,把手机递过来。他点开微信,就看见了任务。单位在审计,我走不开,爸爸代我去一下吧,女儿在微信群里温婉地说。怔了半晌,他还是来到了学校门口。弟弟最近学习成绩有点下降,你问仔细一点,特别是语文,不要光听,要多抛出问题,可行?数学老师姓徐,女的,语文老师姓王,男的,还有英语老师,是个小女孩……女儿在微信里喋喋不休。

教室里空荡荡,画面有新鲜感,他嗅到了书卷味,还有儿时就看熟了的四行桌椅和讲台。两个老师背对黑板就座,正在与中间两行首排的家长促膝谈心。先来的先谈,他安静地坐下等候。俊俏的徐老师齐脸短发,眼眸明亮,衣着朴素,说话轻声细语,温柔的讲话方式透露出内心的平静和良好的专业素养;胖胖的王老师个头稍矮,是个带着喜感的眼镜男,说话语速有点急促,像个抒情的诗人。有些零星的字眼飘进耳膜,诸如赏识教育和鼓励为主之类,他欣然地想,这二人可能颇得孩子的欢心。

他打定主意,轮到自己时,用手机全程录音,制作成音频,发给患上了城市焦虑症的女儿交差。她属于“种草”焦虑一族,咋办呢,他已经养成了“拔草”的习惯,让她抽空听录音,也许能暂时缓解焦虑。

正想着,一声清脆的“外公”像子弹般将自己击中,扭头望去,是一群孩子排队走过,“二外”在队伍中咧着没有门牙的小嘴巴,朝他惊喜地边走边笑。那一瞬间对于他来说,好比是一间幽闭的房子开了一扇窗户,窗外有很治愈的大海和蓝天,当然还有他的亲人。他意识到,自己在梦魇里浮沉了许多年,无非是身体以这样的生理应激反应,抵御着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罢了,这从生的思想杂草,纯粹是自己的短视所致。

而现在,他又看到了光明。

打开网购的快递盒,芭乐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好香呀。仿佛初次见面,对方先用迷人的微笑打出友善的照面,以此纾解彼此的生疏。不及叙话,心中已生出了好感。芭乐有嫩绿的皮,奶白色的肉,软弹的籽,切开,撒点店家附送的酸梅粉,入口滑嫩清甜。我在客厅里置放五六个芭乐,呼吸着溢满果香的空气,心一下子也明媚了起来。

对水果而言,香气就是软实力。比如百香果,甫上市,我就会连续不断地买。挖出里面的果浆泡水,像是拧开了水龙头开关,馥郁的香气汩汩地淌不息……热带水果诸如芒果、菠萝、香蕉、菠萝蜜等,都是搞气氛的好角色。这几样恰好家人都喜欢吃的。于是入夏后,轮番地买。水果的香气,不像花香那么轻盈外露,它是

送满怀、满口的花香。闻香水果的主力军是芸香科,橙、柑、橘等。早在宋朝,就有用橙子充当薰帐闻果的做法,宋词里诸如“红锦帐里橙犹在”“曲屏深慢绿橙香”“梦回橙在屏风曲”等描写均是。清人有“清香夜满芙蓉帐,笑买新橙置枕函”之句,并说“九、十月间新橙,闺人竞市数十枚,堆盘列案,以当清供”。筛风弄月的日子,在果香里,绵软且隽永。

去年冬某个夜晚,与女友在微信上聊天。她回复过来的句子很慢,说是在电脑上听课,边做着手工。手工?她拍了半成品的图给我看。亮艳的橙子表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棕褐小钉。这是哪门子手工?我不解。女友向我解释,这是丁香橙子,嵌进果皮看起来像钉子的小东西,就是晒干的丁香。做法很简单,把丁香钉满橙子的表皮就完事。为免扎的时候弄断,可以先用大头针扎出口子,这样弄起来就比较简单。做好的丁香橙子可以摆盘,也可以挂在通风的地方,跟缓释胶囊一样,令满室生香。干了后挂在衣柜里,还能熏香驱虫。女友是医院病理科的主任,上班扑到疑难杂症里,就不会有片刻空隙。我问她,白天在医院盯了一天显微镜,回家还不好好休息。女友回,做着手工,闻着香气,就是休息呀,精神能很好地得到放松。我几乎已经看到女友脸上绽开了恬淡温柔的笑意。

能将寻常日子过得活色生香,这是人的软实力。

水果之香

阿果



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看不透,很使人遐想。而生活,总是因为加进了美好的想象,变得充满光彩——也许除了榴莲。它的气味充满热腾腾的异域风情。有人受不了,有人对它趋之若鹜,两极分化。

最普通的闻香水果,要数苹果。一年四季都有卖,香气清淡渺远。时间放长点,有点像经过魔鬼训练急速瘦身,干瘪了,不水灵。夏日的水蜜桃刚好相反,置一盘,一屋子浮在淡淡的甜香里。但桃子特别不耐放,似乎特别忍受不了夏季拖拖拉拉而将好颜色一并奉走。挑的时候我会尽量挑硬点的,任桃子从容走向欲满的饱满。另外,夏天肯定要买几回玫瑰香葡萄,吃起来饱满多汁,还附

我的高小是在四里外的一家学校上的,走的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秋收的日子,田水早放光了,收割过的田畀很富弹性,光脚踩上去,有一种被抚慰的惬意。我常常将一只脚后跟立在田里,以它为圆心,伸开双臂转圈。一路转将过去,田里就留下了许多深深浅浅的坑坑。玩够了,我就开始捡稻穗,有时能捡上沉甸甸的一大把,我把它们塞进书包里,回家后同样犒劳我家的鸡鸭们。第二天上课,我的课本和作业簿里,总能抖出些饱满的金色谷粒来。

最有意思的就是“跟犁”了。跟犁,就是跟着正在耕田的牛走。驾犁的农民挥动着鞭子,驱着牛前进。犁头过去,土块优雅地翻过身来,散发着特殊的芬芳。被惊扰的泥鳅、黄鳝慌忙地逃窜,一头扎进刚刚翻过的泥缝里,而田螺和即将冬眠的蛙类却懒洋洋

的,任凭跟犁小子把它们捡走。半天下来,跟犁小子的竹篓沉甸甸地坠到屁股下面,回家都可以办一桌像模像样的荤菜了。

然而“跟犁”是个特权,只属于犁把式家的直系亲属,属于他们家的小弟、儿子等半大小子,女孩也是不被允许的。犁速不慢,跟犁子弟步履匆匆,不可能捡完那些活物。于是,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又在“跟犁”身后,形成“二道跟犁”,捡拾些被犁断身子的泥鳅黄鳝,缺胳膊少腿的蛙类。

有一天放学路上,我看到那跟犁的风景心里痒痒的,就违反了“女孩不跟犁”的约定俗成。我也不跟男孩子们搅在一起,只是远远地落在后面,搬动那些已被他们翻过的土块。我有足够的耐心,常常会找到些被冷落的泥鳅,它们有的被压在土块下面,有的躲在被犁破的洞穴里,我用手指去抠,越抠,它们越往里缩,我恨不



走在田间的小路上

钱国丹

芦稷斩根、去梢、剥壳,切成二三节一段,捆扎得整整齐齐,既便于携带,又碧青可爱,很显观赏价值。日后可见的特殊风景线:由崇明开往上海的南门、堡镇码头,上船的一字长蛇阵中,占了大部分的农场知青,几乎每人随身带着崇明芦稷,或手拎,或臂挎,或肩扛,回家孝敬父母,或与兄弟姐妹共享。也有馈赠亲友的,还要介绍说:“崇明特产,甜得些,还一时买勿到嘞。”

长江隧桥开通,来崇明的旅游者与时俱增,多有冲着崇明芦稷来的,携带芦稷离岛的人流依旧。只就南门外港西门口路的芦稷卖场来说,熙熙攘攘,南腔北调都是先尝后买,日销量达万根以上!

“没尝过芦稷,不算到过崇明。”言之凿凿。

“邑产最美”

陆茂清

有点点自留地时,也要东种几行,西栽几根,既为满足孩子的最爱,大人也要过过念头。田间劳动歇息时,拔几根去阴凉处坐下,去皮入口,解渴消暑;晚饭过后,合家老少围坐乘风凉,嚼着芦稷闲话家常,诚农家之乐!无论旧时还是现时,去上海走亲访友的崇明人,总要带些芦稷作为上门礼,主人定然乐哈哈地笑纳:“谢谢依,崇明甜芦粟邪气,胜过生梨苹果!”记忆犹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达二十余万的上海知青,在崇明国营农场战天斗地。因工资低,吃用开销下来囊中羞涩,回市区休假两手空空又难看相,但三四分一根的芦稷还是买得起的。会做生意的崇明人,把

美食

不幸中的万幸,那一茎芦稷粒破了弟弟的眼白仁儿,却没有扎穿他的眼乌珠。弟弟那眼睛没有瞎掉,只是眼白仁里那红色的伤疤,直到长大成人渐渐退净。